

經部

春秋或問卷九

宋　呂大圭　撰

莊公

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十九年

或問書遂之義曰春秋書遂皆繼事之辭然有書之而不為譏者有書之以見譏者如諸侯遂圍許齊侯遂伐楚之類所譏不在遂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公子遂受命如京遂如晉公孫歸父未復命遂奔齊仲孫蔑會于戚遂城虎牢此皆書之以譏其專也又有書之以

為美者如齊桓帥諸侯之師以侵蔡遂伐楚楚人伐許諸侯遂救許則聖人固許之矣由此言之春秋書遂非專以為譏也顧其事如何爾然所謂遂者大抵皆本為此而遂為彼之辭公羊以為大夫無遂事出境則專之可也此言過矣善乎胡氏之言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則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

擅命論刑何者終不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或問此齊桓圖伯之時也齊方求我而何為伐我乎曰三傳不言其故孫先生曰為受鄭詹也或有此理然稱伐則奉辭也稱人則將卑師少也伐我西鄙則非大致伐也不過聲罪而已此亦可以見齊桓圖伯之事為不輕矣然公子結方以秋與齊宋盟乎鄄而其冬二國來

伐孰謂結之專盟為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使結既盟而齊不來伐則謂為結之功可也是猶當以擅命罪之況無益乎

齊人伐戎 二十年

或問或謂齊桓之入至此十年伐鄭伐宋滅譚滅遂其恃威力以加於中國者若此聖人皆詳録之而於此始一見其伐戎又稱人以徽之者凡以著其自為封植而緩於救災止亂也信乎曰不然戎之為侵暴也久矣齊

桓之伯豈無意於攘之哉蓋緩以圖之而未嘗急也漸以處之而未嘗遽也諸夏諸侯有一焉之不安於我則固不可以從事於遠畧故其汲汲焉以會盟中國之諸侯者所以治其内也十年之久而後有伐戎之舉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而聲罪致討之義嚴焉則其規模之素定故也故此年伐戎書人三十年伐山戎亦書人則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亦可知矣一捷之後而戎始不能為列國患戎不能為列國患而後齊得以專意於楚此

管仲之規模也此諸葛亮五月渡瀘縱禽孟獲以服其心而後得以專意於曹魏之意也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者節制之師也讀春秋至莊僖之編當知聖人有惓惓桓公管仲之意毋徒槩以伯圖而絶之可也雖然齊桓未伯之初滅譚滅遂猶恃力以逞自盟柯之後而春秋書齊之事與滅譚滅遂者異矣意者管仲得志當在盟柯以後乎

鄭伯突卒　二十一年

或問陳侯鄭伯遇于垂者子儀乎突乎曰案左傳桓十七年高渠彌殺世子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齊殺子亹而立子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則莊十四年六月以前為鄭君者皆子儀也莊四年齊侯鄭伯遇于垂此子儀也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此突也然以經攷之子儀之名不見于經而入于櫟則書鄭伯突卒則書鄭伯突突書鄭伯則其所謂遇于垂者亦突明矣

忽係以世子明其當為世子也突係以伯明其實能君也忽雖當為世子而實不能君突雖能君而實篡要皆不沒其實而已矣忽雖歸鄭而不能君春秋猶不以伯許之況子儀乎借使忽死而子儀乘間得立其為君也微矣安能會諸侯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突始終書爵不沒其實而已矣

葬我小君文姜

或問文姜之行甚矣何以得書葬曰自桓公薨于齊之

後而文姜為國君母者二十年莊公以小君葬之聖人安得不書書桓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以著其罪書夫人如齊如莒以著其惡書薨書葬以著其實並書于册而是非褎貶自見矣

陳人殺禦寇

或問書殺之義曰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皆惡專殺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葵丘之盟曰毋專殺

大夫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備録之而其罪著矣然殺之罪雖一而重輕之等有三有稱君以殺者晉侯申生宋公世子痤天王佞夫稱君則君之志也有稱國以殺者鄭申侯晉陽處父陳洩冶稱國則其國君與其大臣咸有罪焉有稱人以殺者此年欒冦晉人殺先都晉人殺士縠箕鄭父陳人殺公子過稱人則衆殺之也然衆殺之義有二有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則稱人以殺者討其罪之辭也如衛人殺州吁鄭人

殺良霄齊人殺無知之類是也有國亂無政衆人擅殺

令不出於君而衆殺之者如陳人殺禦寇之類是也稱

人雖同而立義異矣曰稱人以殺或以為殺有罪而子

不從之何也曰殺有罪云者謂其如州吁良霄之類是

也其他則不可以是言矣案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

氏載昭公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昭公

殺公孫固公孫鄭則衆殺之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

馬左氏載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

及大司馬公子卬則衆殺之也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則以靈公尚幼國亂無政而先都士縠箕鄭父之見殺皆非君意則衆人擅殺之也昭八年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則亦以陳侯卒國亂無主而殺之非君意也故以衆殺為文比事而觀則稱人之為衆殺也明矣曰殺之則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何也曰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如此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昭十四年莒人殺其公子

意恢是也或公子而未命為大夫則稱公子也或公子而未誓為世子亦稱公子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鄭殺申侯晉殺里克之類是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又為大夫也如成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昭八年陳殺其大夫公子過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是也若公孫黑公孫姓公孫霍則公孫而為大夫也又有書殺其大夫而

以官舉者則以官重而書之也宋殺其大夫司馬是也乃若晉侯殺世子申生則著世適之重也天王殺其弟佞夫則著親親之義也觀聖人所書而褒貶固已寓乎其中矣

公如齊納幣

或問公如齊納幣何以書曰公如齊納幣其失禮者三齊為讐國而公與之圖婚姻一也文姜之喪始練而納幣二也納幣大夫之事而公親之三也古者男子二十

而冠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過與不及非禮也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亦欲國嗣之蚤定也今莊公生於桓六年至是三十有六歲以世適之正諸侯之貴而無內主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自今年之納幣越明年而如齊觀社又遇于穀盟于扈皆為婚姻而往夫娶夫人奉祭祀以為宗廟主不以大義裁之而母言是聽其踰時失禮一至於此聖人一一書之所以垂戒後世也遠矣

祭叔來聘 二十三年

或問祭叔來聘何以不書使曰案春秋王臣來聘者八凡伯南季渠伯糾仍叔之子家父宰周公王季子皆言使晉聘魯者十一齊聘魯者五宋聘四衛聘四陳鄭聘各一楚聘三秦聘一吳聘一凡三十一聘皆言使而此獨不言使或謂祭叔以其私來而自以聘禮行也然祭叔來私來也言來而不言聘言聘非自來也自來則非聘也或謂祭叔使人來聘耳其不稱使者不與祭叔之

使也亦非也此自與武氏子來求賻毛伯來求金爲一
例爾蓋非王命而來求賻故武氏子不言使非王命而
來求金故毛伯不言使非王命而來聘故祭叔不言使
蓋方武氏子之來也嗣王方在喪事無以給周之大臣
自以其意來求賻於魯耳方毛伯之來也襄王尚未葬
而未有以葬也周之大臣自以其意來求金于魯耳方
祭叔之來也則以莊十九年五大夫作亂立子頹王出
奔溫至二十一年鄭虢納之乃克歸周當是時王之命

令不能以自執而威柄之奪於臣也久矣故祭叔之來聘亦當時大臣自以其意行而不出於王命耳豈必其私來哉或曰武氏子來求賻不稱使毛伯來求金不稱使蓋當喪未君耳嗣子定位於初喪矣而武氏子何以不稱使國君踰年即位矣而毛伯何以不稱使蓋古者君薨聽于冢宰者三年又曰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之三年稱

子也踰年稱公矣曷為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為此說者善矣然愚攷之書成王崩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則固稱子矣既入翼室恤宅宗則書曰王麻冕黼裳既受諸侯朝則書曰王釋冕反喪服然則三年然後稱王之說猶有可疑者至謂諸侯三年稱子則以經文攷之若僖九年春三月宋公御說卒夏會于葵丘稱宋子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冬盟洮稱衛子定四

年春二月陳侯吴卒三月會召陵稱陳子則皆未踰年也成二年宋公鮑卒衛侯速卒三年會伐鄭稱宋公衛侯襄四年陳侯午卒五年會戚稱陳侯則皆踰年也然則三年稱子之説猶有可疑獨成四年鄭伯堅卒冬鄭伯伐許則其為吉禮從事明矣黎氏曰若謂天子必終喪而後即位則匡王恭王何以纔踰年而遽稱王邪若謂既葬始成君求之天子則景王已葬而猛以子卒求之諸侯則莊僖未葬而閔文先已即位乃知天子諸侯但逾

年則改元即位不限葬未葬焉

丹桓宫楹　刻桓宫桷

或問案成三年甲子新宫災親廟切近不忍稱故稱新宫桓宫乃親廟切近也斥言桓宫以惡莊也然乎曰不然成三年書新宫災蓋喪制僅終神主方入廟而遇災故書新宫若桓宫則固已久矣宜其稱桓宫也春秋書武宫煬宫桓宫僖宫皆斥言之然則桓宫亦所宜稱非斥言以惡莊也然既書丹桓宫楹又言刻桓宫桷繼言如

齊逆女夫人姜氏入則桓宫有弗受者矣比事而觀之則得失可見

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

或問先書公至而後書夫人入何也曰案經書魯之逆女使卿行則曰公子如齊逆女還則曰某以夫人至自某蓋婦人無自至者也桓三年書公子翬如齊逆女次書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後書夫人姜氏至自齊不書翬以夫人至者蓋公受之於讙也不書公以

夫人至者葢公之行非以逆女也推此而言則此年莊公既以夏如齊逆女矣秋至自齊矣而後書夫人姜氏入是親迎而不與婦俱至也親迎而不與婦俱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夫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弑閔孫邾之亂兆矣於是莊公生三十有七年而在位二紀矣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幣而觀社遇穀盟扈一年三見於齊齊之遲遲如彼而公之汲汲如此也夫人之未至也為

之丹楹刻桷崇飾宮廟以誇示之其既至也厚大夫宗婦之禮以尊崇之而夫人之入實不與公偕至公之所以寵之者如彼而夫人之慢又如此也備書於册而是非之鑒昭然矣

陳侯使女叔來聘

或問女叔二傳以為字而子以為名何也曰此劉敞之言云爾穀梁以為命大夫不名非命大夫則名若以女叔為天子之命大夫則當時列國若晉宋齊衛來聘之

卿豈無命大夫者而經皆稱其名何獨於女叔稱字哉左氏以為嘉之故不名然諸國來聘結好者多矣何獨嘉女叔也然則女叔之為名也審矣案經書及其大夫孔父傳者以為字謂賢其能與君存亡也惟劉敞以為君前臣名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故父者名也非字也宋人執鄭祭仲傳者皆以為天子命大夫也惟蘇氏以為且方名其二君而可以字其臣乎故祭仲名也非字也陳侯使女叔來聘傳者亦皆以為字惟

劉敞以為名故子亦謂女叔名也非字也蓋經之所書有書字者則中國之附庸書字如公及邾儀父公會邾儀父蕭叔朝公是也王朝之大夫書字則王使榮叔來錫命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諸侯之弟稱字則蔡叔盟折蔡季自陳歸蔡許叔入許是也孰謂女叔而可以與榮叔南季等乎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或問春秋書鼓用牲于社何也曰案日食三十六鼓用

牲于社者三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三十年九月庚
午朔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是也鼓可也鼓用牲于社
不可也聲陽類也鼓所以作陽而助聲也書曰乃季秋
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周官之救
日月則有鼓人以詔王鼓有太僕以贊王鼓詳於用鼓
者急于助陽也天子伐鼓于社者社陰之神也日食則
陰勝陽也天子尊諸侯卑天子責神諸侯自責而已諸
侯而鼓于社則失正矣復用牲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

牲牲者祭祀之事也牛三月在滌三月之後方成牲日食而用牲取具於臨時耳左氏以為惟正月之朔慝未作然後有伐鼓之事然書載奏鼓乃在季秋又豈必正陽之月耶

公子友如陳

或問公子母弟一也或稱弟或稱公子何也曰石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在禮諸侯絶期而臣諸父昆弟君臣者分之別也昆弟者恩之屬也禮不可以無

分異貴賤則禮法嚴臣不可以敵君申私恩則公義廢
然則春秋之書公子乃其常也其書弟者變之正也故
始元終麟惟其來聘來盟則書侵伐則書殺害出奔則
書玉帛之好牲血之事大夫之職非天倫之所當行也
故來聘來盟則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是也爭怒逆德也戰侵危事也人臣效命非恩屬
之所當親也故侵伐則書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是
也廹窮患難不能相恤骨肉殘害以致相伐不顧也甚

矣故殺害出奔則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是也外乎此者皆稱公子而已此春秋之法也而左氏公羊之例以為母弟稱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稱公子亦已戾矣此年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是也然其出也終莊公之世不書其歸考之通例内大夫出使不書歸執然後書如意如至自晉叔孫婼至自晉是也

公伐戎公至自伐戎

或問公伐戎何也曰戎在隱桓之世嘗與會盟三十年間亦未嘗侵伐諸侯者至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必以其乘間而侵我也二十年而齊人伐之必以其姦紀而爲暴也今又侵曹以出羈因亂以納赤其勢浸盛矣莊公念宿怨而伐之踰時而反蓋亦危矣

曹殺其大夫

或問殺其大夫而不書其名氏何也曰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名氏其大夫者此年與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

是也稱人以殺而不名氏其大夫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稱人以殺而不舉其官者晉人殺欒盈是也或稱國或稱人而既書其官又書其名氏者鄭殺其大夫申侯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之類是也以意度之則不書大夫之名氏者是大夫之無罪者也特書其名氏而不書其大夫以衆人殺之耳是有罪者也既書大夫又書姓氏者是大夫之與其國君分其罪者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

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陳君舉曰莊公卒有戎難而羈出奔赤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之弒也始不書賊而書宋人以是為君無道也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之大夫不名宋昭之大夫不名

同盟于幽

或問孔子稱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先儒以為案桓公之會十有五十三年北杏十四年鄄十五年鄄十六年幽二十七年幽僖元年檉二年貫三年陽穀五年首止七年寗毋九年葵丘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僖八年會于洮十三年鹹十五年牡丘十六年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凡十五會而孔子謂之九合諸侯蓋十有三年會北杏桓公始伯其功未見十四年鄄又是伐宋諸侯而洮鹹牡丘淮之會又皆有兵車故止言

其盛者九焉此聖人貴禮義賤武功之深旨然乎曰否
古九糾字通用朱文公甞據糾合宗族以藩屏周之語
以為證矣

會于洮杞伯姬來

或問公穀二傳皆以為避内難而子以為莊公女也若
莊之女則歸寧不為過此常事耳經當不書今書公會
杞伯姬于洮又書杞伯姬來婦人既嫁不踰竟父母沒
則使卿歸寧皆非禮矣此伯姬不可謂之莊公女也伯

姬不當來杞侯不當聽公不當會陸淳謂參譏之是也

莒慶來逆叔姬左氏以為莊公女然以宣五年子叔姬攷之則時君之女加子以别之謂叔姬為莊公女亦非也

莒慶來逆叔姬

或問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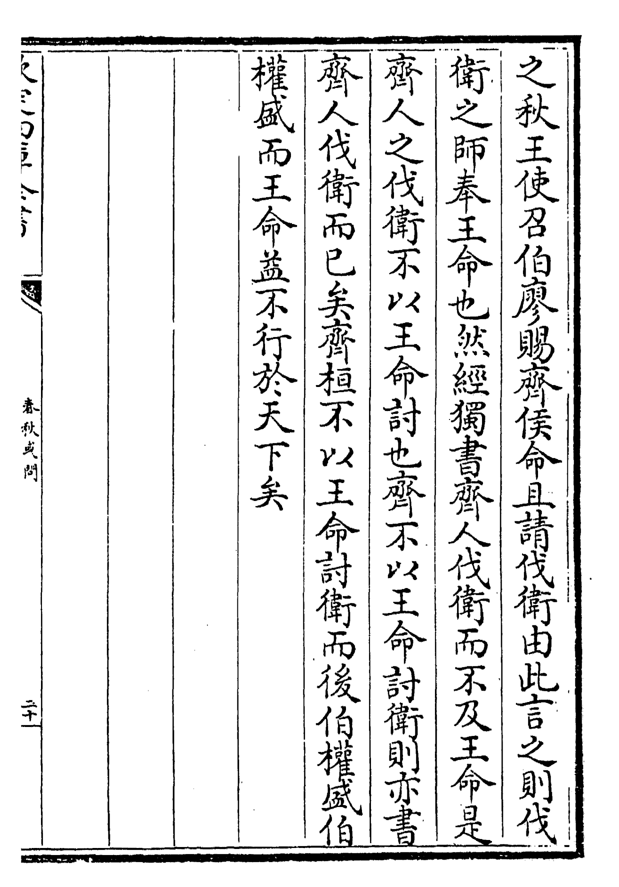
劉氏曰以公自主之也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凡喜怒哀樂愛惡者人之情所不免人之情所不免而無禮義

之制則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為之防使人乃廢心而任禮禮然而然不以私意損益其間未始有物者也每若是而天下服矣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或問戰而書及何也曰春秋之義凡戰而書及者其義有三有以主及客而書及者有以内及外而書及者有以華及夷而書及者文二年晉秦戰于彭衙七年晉秦戰于令狐昭十七年楚吳戰于長岸此以主及客也莊九

年齊魯戰于乾時成二年晉齊戰于鞌此以内及外也僖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内晉而外楚也定四年吳楚戰于柏舉内蔡而外楚也此以華及夷也其有不言及者則文十二年晉秦戰于河曲不分内外一同之矣此年衛人及齊人戰蓋衛為主而齊為客也以經攷之則二十七年幽之盟衛不與以是知衛之貳于齊也案左氏則十九年五大夫奉子頹伐王不克出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王處于櫟鄭伯納王殺子頹故前年


之秋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由此言之則伐衛之師奉王命也然經獨書齊人伐衛而不及王命是齊人之伐衛不以王命討也齊不以王命討衛則亦書齊人伐衛而已矣齊桓不以王命討衛而後伯權盛伯權盛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矣

春秋或問卷九

春秋或問卷十

宋 呂大圭 撰

莊公

荆伐鄭公會救鄭二十八年

或問荆自入蔡之後書伐鄭而齊必救之自是而後每以鄭為爭何也曰一鄭之叛服固天下盛衰之機也春秋之初鄭固中國諸侯之雄也自莊十年而荆之名始見於經十六年而荆始伐鄭桓公為是為幽之盟以謀之二十八年而荆再伐鄭桓公為是會魯宋以救之僖

元年而楚又伐鄭桓公為是會于檉以謀之既而二年而侵三年而伐楚之加於鄭者益横矣桓公為是大興召陵之師以致屈完之盟楚雖屈服於齊而方强之勢未少損也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則是畏楚而貳齊也桓公為是一為新城之圍再興伐鄭之役於是殺申侯以求說焉甯母之盟則子華至矣洮之盟則鄭伯乞盟矣葵丘之盟鹹之會緣陵之城牡丘之盟淮之會無一役不從齊者中國有以安鄭而楚不能爭也桓公沒

而事異矣鄭於是折而從楚僖十九年與楚盟于齊二十一年會于盂盟于薄二十七年盟于宋其俯首請命甘內屬于楚而為之役豈鄭之得已哉畏楚故也宋襄蓋嘗合中國之師以伐鄭矣而楚亦為泓之戰以報之中國之不振旅而楚人益横矣故自小白卒而鄭復從楚者鄭固畏楚之强而中國不能爭也二十八年而晉文圖伯城濮一戰楚師大敗於是踐土之盟温之會晉文主之陳鄭咸在越明年而翟泉之盟鄭獨不至則圍

鄭之師出矣雖重耳既沒而三十三年從晉伐許文二年從晉伐秦三年從晉伐沈七年與晉盟扈鄭未嘗敢叛晉也九年而楚始師于狼淵以伐鄭晉合五國大夫以救之猶足以抗楚而未至於失鄭故十三年會于棐十四年同盟新城十五年盟扈十七年從晉伐宋又會于扈鄭亦未敢叛晉也故自踐土之盟以至於扈之會而鄭皆從晉者有城濮之威震之於先有救鄭之師以挾之於後也然自狼淵之師楚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

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則楚人固已有輕中國之心矣而晉靈不君政荒氣裂救鄭之役止於書人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而受賂以返扈之會曰平宋亂而無功而還鄭謂晉不足與也而受盟於楚自是而後晉伐則從晉楚伐則從楚宣元年鄭偕楚侵陳宋則鄭從楚也晉於是會宋陳衛曹于棐林以伐鄭冬晉宋伐鄭二年晉宋衛陳侵鄭楚方伐陸渾之戎而不能救鄭也鄭於是始從晉矣楚以鄭之從晉也於是三年

楚侵鄭四年楚子伐鄭五年楚人伐鄭九年楚子伐鄭晉郤缺䧆師師救鄭而不能以制楚也鄭於是復從楚矣十年晉宋衛曹伐鄭則鄭復從晉是冬楚子伐鄭則鄭復從楚或向或背蓋亦為免禍之計而已然而十年之間或叛或服之不常者蓋中國無以安鄭鄭不能不貳於楚也迨夫十一年楚為辰陵之盟以固鄭則楚莊之為也鄭方背之而楚圍鄭之師大舉鄭之君臣覆亡是懼荀林父帥師以救之是也使一戰敗楚則鄭將

欣然樂附永堅事晉之心矣奈何林父未能行令先縠違命濟師邲不復從為中國羞楚勢益張則雖晉為鄭慮亦當俛首從楚以紓一時之難也故終鄭襄之世一於附楚成二年從楚侵衛又同盟于蜀同好棄讎無復叛去晉雖以宣十四年成三年兩加兵於鄭而終不能使之從晉者蓋中國無以安鄭而使之安於附楚也晉景懲邲之敗復修舊業諸侯稍稍歸晉於是蟲牢之盟鄭復與焉成六年楚伐鄭而欒書救之七年楚伐鄭而

晉合七國以救之已而盟于馬陵盟于蒲皆將以固鄭也楚子猶志於得鄭也以重賂求鄭晉於是執鄭伯欒書為是伐鄭又會五國以伐之鄭不堪其屢伐乃始背楚十三年會晉伐秦十五年同盟于戚又會吳于鍾離皆所以從晉也而楚終志於得鄭也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而鄭從楚侵宋矣十六年鄢陵之戰楚鄭敗績宜若可以服鄭矣而鄭不服也秋又伐之十七年柯陵之盟王人實在宜若可以服鄭矣而鄭終不服也冬又伐

之晉景能得鄭於蟲牢而不能保鄭之不從楚晉厲能勝楚於鄢陵而不能使鄭必從晉蓋晉景之威不足以駕楚鄭人畏晉之心不足以勝其畏楚之心晉厲之政不足以安鄭鄭人從晉之意不足以易其附楚之意故也晉悼繼伯而鄭始改圖矣然晉悼始立之初鄭猶安於楚也晉悼將盛之際鄭始折而從晉矣晉悼伯業將成之初鄭猶貳於楚也晉悼伯業既成之後鄭始一於從晉矣成十八年鄭會楚伐宋而襄元年韓厥帥師伐

鄭二年鄭又伐宋而晉合宋衛以侵鄭又城虎牢此晉悼始立之初也三年會九國為雞澤之盟而鄭至五年會十四國為戚之會而鄭至是冬會七國以救陳而鄭至七年會于鄬而鄭至八年會于邢丘而鄭至此晉悼將盛之際也鄭雖服晉而楚亦見偪是故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則鄭從楚矣九年晉侯會諸國伐鄭盟之于戲而鄭始服晉矣楚子憤鄭之貳繼而伐之則鄭復從楚矣十年晉會諸國伐鄭戍虎牢以偪之十一年晉又率

諸侯以伐鄭同盟于亳城北而鄭再服晉此晉悼伯業方盛之時也既而又從楚以伐宋晉於是大合十一國以伐鄭會于蕭魚而鄭終服晉自是而後楚不能與晉爭鄭不敢向楚矣蓋自晉景以來服鄭之功至此為特盛也此晉悼伯業既盛之日也十四年春會于向夏同伐秦冬會于戚十六年會湨梁十八年同晉圍齊二十年盟澶淵二十一年會商任二十二年會沙隨二十四年會夷儀二十五年又會夷儀夏入陳秋盟重丘二十

六年會澶淵十五年閒晉之盟會征伐鄭無不與故雖十一年楚人執良霄十八年伐鄭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兩伐鄭兵師屢加而鄭終不敢從楚者以晉伯之威有以駕楚而鄭可恃以無恐也蓋自襄二十七年宋之會而晉楚並列異於前文虢之會而晉楚並列再讀舊書中國諸侯始兩屬於晉楚而莫之別是雖聖人猶序晉於楚之上城杞會澶淵晉猶足以會諸侯而楚之强亦已甚矣至昭四年而楚靈始會諸侯于申實用齊桓名

陵之典鄭人奔走之不暇而何晉之有宋虢之會猶曰兩屬至會于申則一於從楚矣然則鄭之所以始於兩屬繼而一於從楚者晉平不足以主夏盟而權奪於楚也晉昭即位始也合諸侯之大夫為厥慭之會繼而合劉子諸侯為重丘之盟晉頃為黃父之會晉定為成周之城凡皆以夏主盟然是時也晉雖得鄭而不能駕楚楚亦浸衰而不能爭鄭至定四年晉定大合劉子十八國之師于召陵以侵楚此振中國遏狂楚之一機也有

荀寅者求貨於蔡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但為皐鼬之盟而止蓋自是而後伯者不復主盟而諸侯散矣定七年齊鄭盟于鹹則鄭結於齊也八年衛鄭盟于曲濮則鄭結於衛也十一年魯叔還如鄭涖盟則鄭又結於魯也哀二年而鄭罕達與晉趙鞅戰于鐵不復顧盟主矣然則定昭之際鄭之所以舍伯主而結齊魯衛者由伯主不能執安中國禁强暴之權而中國諸侯莫適為主也故曰觀一鄭之叛服而天下盛衰

之機判矣合而觀之則中國之能得鄭者有三召陵屈楚新城服鄭則桓公之威有以得鄭一也城濮之戰踐土會盟則晉文之威有以得鄭二也虎牢城戍蕭魚同會則晉悼之威有以得鄭三也楚人之能得鄭者亦有三泓之戰中國不振旅而鄭從楚一也邲之戰荀伯不復從而鄭從楚二也申之會晉伯不主盟而鄭從楚三也而中國可以得鄭之機亦有三焉辰陵之盟鄭既背之矣使當楚子圍鄭之時而能一戰以郤之則鄭將欣

附之不暇奈何三帥異謀卒自取敗而鄭決於從楚矣鄢陵之戰晉既勝楚矣使當晉厲勝楚之時而能增修國政以來之則鄭將俛首以從命奈何三郤擅權國内多艱而鄭無意於附晉矣名陵之會十八國之師大集此尤勝楚之一大機也奈何君衰弱而無政臣黷貨而無厭一失諸侯不可復合而鄭於是東結齊魯而無復事晉之心矣讀春秋者攷其世變能不為之於邑也哉

冬築郿

或問書築之義曰春秋書築者八莊元年王姬之館二十八年郿三十一年三築臺成十八年鹿囿昭九年郎囿定十三年蛇淵囿是也凡土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曰築臺曰築囿曰築郿邑也而曰築則新創邑也是年書大無麥禾又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而是冬築郿明年新延廄冬又城邑者二比事書之而魯莊之罪見矣三十一年又書三築臺三十二年又城小穀魯莊之罪益著矣魯十二公臺池苑囿之役莫甚於莊其不城一邑

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一人而已觀之春秋所書則可見矣

新延廏

或問新延廏何以書曰劉敞曰新之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則此何以書不務公室也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諸侯六閑馬四種大夫四閑馬二種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悉書也而延廏南門蓋微耳何故獨書哉若新宮災宣公之廟也太室屋壞魯

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也而經無修之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也天子僭天道而後有諸侯僭天子諸侯僭天子而後有大夫僭諸侯大夫僭諸侯而後有陪臣僭大夫上為之則下有甚焉者矣故將欲撥亂世反之正則莫若正已正已而物正矣又曰若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也泮宮者諸侯之學也僖公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故春秋不書

春秋以制度辨其上為古而詩人以恩厚愛其君為事詩有過厚而春秋無虛美也然則其書延廏南門何也延廏者天子之廏非諸侯之廏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所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延廏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不可為而為之故曰新作春秋之記略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鄭人侵許

或問桓公修伯業將以安中國而鄭猶侵許何也曰以見桓之伯業猶未甚盛而諸侯猶有侵小之事蓋至於桓公伯業既盛之時而預盟會之諸侯始無疆場之事矣

有蜚

或問有蜚何以書曰劉敞曰蜚之為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非中國之禽也故曰有所以明其無也鸜鵒不踰濟而蜚非中國

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有而言多𧕚螟者中國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可言多而言災此制言之體也無所苟矣

次于成

或問書次之義曰春秋書次之義有三伐而書次者有整兵慎戰之義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

于雍榆是也侯而書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侯陳蔡是也然前書次于郎而繼書圍郕則次于郎者將以圍郕也此書次于成而繼書齊人降鄣則次于成者其將以救鄣乎前書郕降于齊師則不能服郕者在魯此言齊人降鄣則必欲服鄣者在齊隨文觀義而是非見矣胡氏曰春秋之法抑强扶弱明道義也伯者之政以强陵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齊人伐山戎

或問伐山戎稱人何也曰據下文書齊侯來獻戎捷故伐山戎二傳皆以為齊侯而穀梁則曰愛齊侯平山戎也而諸儒又皆以為貶而稱人劉敞以為齊之僭天子自伐山戎始故貶之胡氏以為不務文德而勤兵遠伐故貶之石氏以為二十四年戎侵曹宜即討至此六年而後伐之則譏其緩故貶之王氏以為荆內也患近而不可緩戎外也勢遠而不足恤近者養之以自封遠者

伐之以為勞蓋楚患未已則諸侯可要伐戎有功則諸侯皆服此桓之志也故貶之凡此數説皆求其説而不得者也或者又以為伐山戎當書齊侯獻捷當書齊人交互致誤則又改易經文而難以為據愚謂經凡稱人者皆略辭用兵而非有大役者皆稱人今山戎之役其齊侯予其將甲師少乎愚不得而知也以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之辭觀之則伐北戎為齊侯親往伐山戎為將甲師少於義可通不然一齊侯也前伐山戎則稱

人後伐北戎則稱侯前後自異誰能曉之或謂楚未服而伐戎則稱人楚已服而伐戎則稱爵或謂伐山戎書人譏其救中國之緩伐北戎稱爵與其禦外侮之宜以愚觀之皆有未免牴牾者然則伐山戎為將卑師少來獻捷為齊侯親往亦何害乎稱人者其辭輕稱爵者其辭重將卑師少則其辭輕齊侯親往則其辭重此自制言之體耳何必多為之說哉

冬不雨

或問不雨之書見經者七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歷三時皆一書之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或歷三時而後書或歷四時而後書蓋以歷時不雨所以重也此年冬不雨纔一時不雨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已此何以書曰所以不書者災小而略之也獨此年一時不雨而書者蓋前年大無麥禾去年有蜚今

冬又不雨而築郿者一築臺者三新廏者一明年春又城小穀書之於經以見其無恤民之心如此也

公子牙卒

或問公子牙書卒何也曰石氏曰兄弟之親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不可忘也一之於愛則義有所不立一之於義則愛有所不行於此之際非聖賢不能處也武王崩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兄弟之愛則國必敗君必危天下不必周之有周公不以天下狥一人之私不以私

愛廢君臣之義仗大義而誅之後世不以為不仁魯莊問後於叔牙叔牙曰慶父材問於季友曰臣以死奉般般立正也慶父非所立也季友顧兄弟之愛則慶父必立般必死魯國必亂季友不以私恩害天下之公義不以一人易一國之利奮大公而鴆之後世必有以察之此季友之義歟周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鴆叔牙則微其文二叔之罪已彰而不可掩也僖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暴之於已彰者義也微之於尚隱者仁也仁

義之道非聖賢莫之能盡也故書曰公子牙卒而以自卒為文也公羊謂之得君臣之義親親之道是也

子般卒

或問書子之義曰陳君舉言之矣君在喪當稱子宋子陳子之類卒亦稱子文十八年子卒若未葬也則卒稱子某子般子野王在喪稱王某王猛也卒稱王子某王子猛也非君在喪而稱子者必當國者也於是書衛子非王在喪而卒稱王子某者亦必當國者也於是書王

乎虎　穀梁云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慶父如齊

或問公子慶父非有罪者乎其書如齊無異辭何也曰案桓十八年書公薨于齊莊元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文姜之罪著矣閔二年書八月公薨九月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慶父之罪著矣獨此年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其文無異辭則又何以知慶父之為賊邪蓋屬辭比事春秋法也先書公子牙卒繼書

公薨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未二年而又書公薨公子慶父奔莒然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然其書曰孫曰奔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齊者蓋其恣横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公子牙有令將之心季友力能鴆之季子之忠足尚矣慶父之罪大惡極而季子獨不誅之何邪非不誅之也力不能也慶父於是蓋主兵也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

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誌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其垂戒後世之意明且遠矣

閔公

元年齊人救邢

或問書救之義曰胡氏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外國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伐

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著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

齊仲孫來

或問春秋以名字為褒貶先儒之説尚矣而子謂春秋不以名字為褒貶何也曰春秋魯史也史之所無聖人不能强加之史之所書聖人亦不革也聖人之所因革

者其義也非名字之謂也且謂名為貶乎孔父仇牧荀息皆名也未見其有可貶之實也且謂字為褒乎南季榮叔原仲蔡叔未見其有可褒之實也故有不必名之而後為貶不必字之而後為褒也不書來盟不書來聘而直書曰仲孫來則其無名以來可見矣豈必名之而後為貶哉然則春秋為齊桓病矣桓公身為伯主魯國有難起而正之真伯主之事也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幼慶父夫人亂乎內魯之不絶者如綫設以齊正魯猶反

手也落姑之盟僅能復季子而已而夫人慶父之志未可知也仲孫之來非盟非聘則未有以寧魯也未有以寧魯則其來者為無名魯國之望缺焉卒之再弒閔公者慶父也然則養慶父之惡使至於稔者齊桓也直書曰來而其義見矣

吉禘于莊公

或問禘之說曰愚案禘祫之名說者不一或謂天子諸侯皆有禘禘者審昭穆之祭天子大禘詩長發所以言

大禘也諸侯則禘而已春秋所以言禘于太廟也禮三年之喪畢致新死之主於廟然後為禘祭以審昭穆此但見魯之有禘祭而為是言也如杜元凱之論則謂禘即祫也以其合集羣祖則謂之祫以其審定昭穆則謂之禘禘祫惟一而已此但見魯書禘而不書祫而為是言也或謂天子諸侯三年之喪畢陳毀廟之主于太祖升未毀廟之主而合祭之之謂祫祫之為言合也五年而再殷祭因之以諦定昭穆之謂禘禘之為言諦也三

年一祫所以法天道之小成五年一禘所以法天道之大備祫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祖也禘則太王王季以上之遷主祭於后稷文武以下之遷主祭於文武之廟是合而祭之之謂祫就其廟之謂禘為此說者其分禘祫為二則是矣然其謂禘則太王王季以上之遷主祭於后稷文武以下之遷主祭於文武則為未然惟程子以為天子禘諸侯祫大夫蔦庶人享上下之殺也而胡氏從之蓋天子曰禘諸侯曰祫皆合祭之義禘以其

祖之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故謂之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是之謂祫禮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此明不王不禘之禮當矣而其謂以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而其餘皆合食於前則亦未當惟趙氏例引大傳之言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能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之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踈遠不敢褻狎也此說為當然則魯之禘者何也虞之所自出者黄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者黄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者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者嚳也而祖文王令魯既用天子之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

則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春秋之中未嘗言祫而止言禘言大事者即祫也言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則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也若時祭則當言有事爾然魯禘亦有二有常禘有三年之喪畢而禘者如言寡君之未禘祀則是三年之喪畢然後禘所謂吉禘也經書禘于太廟則常禘也魯人之禘惟用之於周公之廟所謂禘于太廟是也若禘之羣公之廟則非矣禘于莊公則非宫廟也凡

皆失禮也然聖人本以魯之郊禘為非禮春秋書之則不勝書於其失禮之中而又失禮焉則書故此年吉禘于莊公則是三年之喪未畢而未可吉也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則言夫人之不可致也其餘則不書不能悉書也陳君舉曰禘者何王者享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雍之頌曰禘太祖也周有二祖太祖文王也始祖稷也文見儀禮祖之所自出者嚳也文王配帝於明堂稷配天於郊而嚳禘於太廟東遷之後諸侯

祖天子矣於是始有太廟則亦有禘據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謂文王也衛蒯聵之禱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是謂三祖晉亳城北之盟亦曰先王先公則魯衛晉皆祖文武鄭祖厲王矣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東周之僭禮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入太廟每事問蓋傷之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閔公閔公未除喪而亟行於莊公自是用之羣公之廟據傳昭二十五年禘

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之類是故特書之以其不勝

譏譏其甚者爾

春秋或問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或問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春秋或問卷十一

宋　呂大圭　撰

僖公

次于聶北救邢元年

或問救而書次何也曰春秋救而書次者三此年救邢及十五年次于匡救徐襄二十三年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先書救而後書次則是始以救兵出而卒不能救之也先書次而後書救則始有所次而卒能救之也然則救徐之舉先書楚伐徐而後書次書救則緩於救患也

救邢之舉未見書伐者而宜書曰次于聶北救邢則次于聶北所以救邢也救徐之師在於楚兵既伐徐之後救邢之師在於狄人將伐邢之時此其所以異也葢自去年十二月狄入衛邢與衛近前年又嘗被兵今既入衛矣邢亦不免三國之師出無及於救衛而猶及於救邢故次兵于聶北而狄人遁矣故邢不言伐而衛不言救邢不言伐可以見齊桓之功衛不言救足以為齊桓之恥

邢遷于夷儀

或問邢之遷也齊遷之也而以自遷為文何也曰遷有二義有遷者有遷之者遷者自遷也遷之者强遷之也自遷其意也蔡遷州來許遷白羽是也遷之者强遷之也强遷非其意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此年邢遷案左傳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若然則齊桓遷之也齊遷之而以自遷為文者亦其意也非强遷也雖然衛見伐而至於入

其國齊不能救邢見伐而卒遷于夷儀齊不能安中國
桓之罪也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桓之功也功罪不相掩
春秋之旨歟

夫人姜氏薨于齊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
自齊

或問文姜與殺魯桓而孫于齊不書姜氏哀姜與弒二
君而喪至自齊不書姜先儒皆以為貶文姜弑其夫于
孫于齊即貶之正王法也于薨于葬則不貶不與子之

討母也哀姜殺其子於其孫其歸其葬則不貶不與子之絶母也於其喪至然後貶之正王法也文姜正之於出孫之初哀姜正之於喪至之日葢文姜於莊則母也於桓則弑君之賊也莊公於念母之愛雖在所隱而春秋於弑君之罪在所必誅春秋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奪而誅之此文姜孫于邾所以即貶也僖公之於哀姜非若文姜之於莊也閔之於僖非若莊之於桓也拒而絶之則不子追而治之則不仁春秋不以公義廢私恩故

綏以正之此哀姜之喪歸然後貶之也范甯謂文姜殺夫之罪重故去姜去氏哀姜殺子之罪輕故止去姜爲此說者不亦善乎曰否文姜與弒魯桓則夫婦之義絶矣哀姜與弒二君則子母之義絶矣二姜者豈可復入宗廟哉莊公固不可以子討母僖公固不可以子絶母然魯之臣子得以引大義而絶之矣若然則文姜之甍葬雖悉貶焉可也何獨孫于齊而一見貶哀姜之孫之歸皆貶之亦可也奚必以喪至而後見貶哉是説也更

宜詳之

城楚丘

或問齊桓之城國三城邢因其遷也城楚丘以封衛也城緣陵以存杞也而聖人書法不同何也曰嘗攷之經先書救邢後書城邢則城邢者因前日救邢之師也先書會于檉後書城楚丘則城楚丘者因會檉之諸侯也先書會于鹹後書城緣陵則城緣陵者因會鹹之諸侯也春秋所書有先目而後凡者如牡丘之盟十五年諸

侯歷序故其下止書諸侯之大夫救徐新城之伐六年諸侯歷序故其下止書諸侯遂救許此春秋書法也縁陵之城書諸侯而不再序疑於前目後凡之例而城邢之師何以再序三國楚丘之城又何以沒諸侯而不見哉嘗試思之歷序三國者詳書也但書諸侯而不再序者略書也沒諸侯而不見者略之而又略也觀聖人所書詳略之際其義可見矣合是三者而觀之則楚丘不如縁陵縁陵不如城邢城邢者城夷儀也以楚丘縁陵

之例觀之當書曰城夷儀而乃曰城邢楚丘者衛之楚丘緣陵者杞之緣陵也以城邢之例觀之當書曰城衛城杞而乃曰城楚丘城緣陵蓋邢遷于夷儀而後城之則夷儀固邢之夷儀也救災恤隣道也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滅而諸侯城楚丘以封衛故不曰城衛而曰楚丘杞未滅而諸侯城緣陵以存杞故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封諸侯非王法也楚丘之城沒諸侯而不序諱之也諱之者奪之也温之會書曰天王狩于

河陽以為天王非諸侯之所得名也衛之封書曰城楚丘以為諸侯非齊桓之所得封也若夫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為之城以遷之猶未至於如衛之巳滅而復封之也故但書曰諸侯而不序則其功亦有不足錄者矣故夫狄之再伐邢也齊救之既遷也齊城之前有救患之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衛而不書救則前無救患之師矣書城楚丘而衛不書遷則後有專封之失矣此春秋之所奪也或曰木瓜

之詩聖人有取焉而楚丘之城春秋奪之何邪曰詩人言其情春秋明其義國已亡而復存在衛人以為深恩國既滅而專封在齊桓則為大罪且與其既亡而復存之孰若扶之於未亡與其既滅而復封之孰若救之於未滅赤子匍匐將入於井急起而救之則赤子無墊沒之患而救者之功不著迨其既入於井然後解衣濡體以出之於泥水之中則其父母以為大德鄉鄰以為大功而救者之名著矣嗚呼此伯者之功所以不足乎揚

而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之事者邪

虞師晉師滅下陽

或問春秋之序諸侯有二盟會則序爵征伐則序首兵非序爵也非序首兵也則必伯主也滅下陽之師以虞為首何也曰首兵之說有二隱五年伐宋之役邾先於鄭邾請於鄭而伐宋也莊十五年伐郳之役宋先於齊郳叛宋也以是為先主兵可也然隱四年伐鄭之役序宋首兵其實則衛州吁使告於宋而後伐鄭也此年下

陽之滅序虞首兵其實則晉請於虞而後伐虢也蓋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伐鄭之役宋實為之衛不能以自必也從晉人之請者虞也則伐虢之師虞實主之晉不能以自必也觀此可以見聖人書法之嚴其後晉伐虞不書伐不書滅直曰執虞公而已蓋下陽既滅則虢亡而虞隨之矣虞公特一匹夫爾從而執之而已耳蓋下陽虞虢之塞邑也猶秦有潼關蜀有劍閣皆國之門戶也潼劒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滅則虞虢亡矣

會于陽穀

或問陽穀之會齊桓之結江黄者何也曰胡氏曰荆楚天下莫强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逺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黄獨不與焉則陽穀之會安知其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

而為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竒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振中國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黄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予嘗因是而思之未嘗不善夫齊桓之能得江黄而又未嘗不惜夫齊桓之急於結江黄也夫内合諸侯以壮聲勢外結江黄以為援兵此誠克敵制勝之術其謀誠

巧矣惟其急於集衆貪於圖功求一時制勝之功而不為後日久遠之慮為齊之計而不為江黄計也故自貫澤陽穀之會而已知異日有楚滅江黄之為矣且江黄之附齊而失楚也必謂齊為可恃也齊之結江黄以攻楚也亦必謂之曰我在汝可恃以無恐也恃人而人不足恃禍莫大焉為人所恃而已不足恃辱莫甚焉桓公管仲非其智之不知此也以為將急於制楚則固幸江黄之為吾用而未暇為後日慮也王者之道惟其不急

於事功之成是以明白正大周緻縝密而無異日之憂伯者之道惟其急於事功之成是以參用智謀苟就亟為而貽後來之患此王伯之所以異歟觀管仲言於桓公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管仲之智固有以及此矣然而卒與之盟者急於有為之心有以奪之也

侵蔡伐楚次陘盟于召陵

或問春秋無義戰召陵之師亦非義戰乎曰此所謂彼

善於此者也召陵之役齊桓三十年圖楚之謀至是始遂而可盡非之乎荆自莊十年見於經十三年而桓已為北杏之會以圖諸侯十六年又為幽之盟大合八國然而未敢遽勤兵以遠畧二十年而後伐戎始有事於東方也三十年而後伐山戎再有事於北方也至僖四年而後南伐葢山戎强於戎而楚尤强於山戎也方其始也兵威未甚振故伐戎而已其繼也兵威既漸振則伐山戎矣又其後也兵威既大振則伐楚矣是故荆敗

蔡師以蔡侯獻舞歸此桓公未圖伯之時固不必論十四年荆入蔡而不能救十六年荆伐鄭而不能救豈桓公顧忘楚哉力未可以有為則姑隱忍而將以有待也二十八年荆伐鄭始會魯宋以救之然而未大戰也又豈赦楚哉力未可以大有為則姑解吾中國之急而大舉則以俟他日也梁丘之遇謀伐楚矣檉之會謀救鄭矣貫之盟得江黄楚之右臂斷矣徐人取舒楚之種落散矣陽穀之會處置定矣公子友如齊涖盟諸侯之大

夫各受約束矣而楚之侵伐鄭者再於是輕兵侵蔡以破其黨重兵次陘以懾其氣而向時倔强之楚屈服而不暇矣楚雖欲不使屈完來盟不可得矣然則包含隱忍於前日者固將以大伸於今日邪至於名陵之師又何其整暇而有謀持重而不迫也先侵蔡非陵弱也以為蔡者楚之屬也不先侵蔡則楚未可伐而彼得以併力以拒我勝負特未可知也以吾兵力之强而加於蔡雖不待大興討伐之師而楚固折北而不支矣夫然後

盡其力以萃於楚可以集事此攻堅瑕之術也次于陘非有畏以為吾方大合八國之師以壓敵竟彼誠不量事力出與吾戰則吾因可以坐收一勝之功如其不然吾乃深入其地頓兵於方城漢水之下則其勝負亦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修文告之辭要以得其屈服則止此審進止之宜也迨夫屈完來盟于師而乃退師名陵以與之盟非示怯也蓋叛則討之服則舍之此伯主之義也方其叛也則提重兵以壓敵竟所以示其武及其

服也則退師名陵以與之盟所以示其仁武以震之仁以懷之則中國之義合而蠻荆之心服矣此兼威懐之道也此葢齊桓節制之師而管仲敎之也楊子雲曰春秋美名陵正謂此也或者乃為之説曰春秋書屈完來盟而不稱楚子使之是屈完之盟非楚子意也楚之侵暴中國於是為甚必當大有以懲創之縱曰不加兵而使之自服猶當屈楚子於盟而後可令楚子不至而徒聽屈完之自盟是示弱於楚矣以堂堂八國之師侵蔡

而蔡潰於楚子屈服之餘乘其餘鋒聲罪致討彼雖有方城漢水果足恃乎今乃示弱於楚卒之盟血未乾而圍許滅弦伐徐之師繼出皆齊桓示弱之過也故名陵之就盟不如城濮之一戰為此說者誤矣予嘗攷之屈完之盟與齊國佐之盟一例也然成二年春秋書齊之事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曰如師者請盟之辭也請盟則盟與不盟未可知也此年書楚之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曰來盟者前定之辭也前定

則楚之來盟固其意也且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猶曰荆人來聘耳來盟不稱使來聘亦不稱使可言來聘非楚子使之邪蓋其使屈完來盟者自是楚不敢與齊戰而後屈完始來屈完來則楚服矣伯者之用兵要以服人則止豈必較區區之勝負於兩陳之間哉視名陵之師又與城濮不類城濮之戰當是時楚人圍宋楚人救衛楚師固在外也楚師在外是出穴之虎也與之一戰而決勝負則易名陵之師當是時楚雖以前年冬伐鄭

而未甞駐兵於中原是楚師固已在國也楚師在國是距穴之虎也與之一戰而決勝負則難故侵蔡以伐其援使之左顧右盼而失其助次陘以壓其竟使之彷徨自救而懼其亡而又不深入客地以自犯難不急䖏窮犬以致反噬此真知兵者也城濮之戰可以挫楚之氣名陵之師可以服楚之心孰謂名陵之功顧劣於城濮哉又況先修文告之辭而不急於戰次退名陵之師而不逼其盟蓋又有王道氣象非詭譎以求功者之比殆

管仲之為歟孔子稱之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聖人之稱予也如此而或者顧欲薄其功可乎公羊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楚此言得之矣雖然是役也責楚貢不入王祭不供楚人服罪師有名矣而孟子何以言春秋無義戰也胡氏曰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曰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曰

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中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邵堯夫亦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伯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伯者也觀二先生之言則可以知孟子之意矣

許男新臣卒

或問許男之卒卒於師乎卒於國乎曰春秋諸侯卒于

師則曰師卒于會則曰會所以明卒于外卒于師者如成十三年公會伐秦曹伯廬卒于師襄十八年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蓋經但書諸侯伐國圍國而不書所次之地故書曰卒于師不曰于師無以知其卒于外也卒于會者宣九年晉侯會于扈晉荀林父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襄七年晉侯會于鄬鄭伯髡頑如會卒于鄵凡皆書其地者以明卒于外也此年許男之卒不書其地劉氏以為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然以經文攷之

晉侯卒于扈先書會于扈次書晉荀林父伐陳故下文不得不書卒于扈此年許男先從諸侯侵蔡次于陘下文又書來盟于師則許男之卒其為卒于次陘之師明矣不得與他文一例也經不書者蓋省文耳

齊人執陳轅濤塗

或問書執者多矣而或稱侯以執或稱人以執何也曰稱人略辭也稱侯重辭也稱人者其文之常也稱侯者特變其文也春秋諸侯之執人也皆以其私耳故皆稱

人如宋人執鄭祭仲齊人執陳轅濤塗齊人執鄭詹齊人執子叔姬晉人執衛石買晉人執衛甯喜楚人執陳于徵師晉人執季孫意如晉人執叔孫婼晉人執宋仲幾晉人執宋樂祁犂齊人執衛北宮結凡皆稱人諸侯執諸侯亦稱人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邾人執鄫子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成九年晉人執鄭伯以上亦稱人惟僖二十一年書宋公楚子某某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

則變文也葢書執宋公於會盂之下書執曹伯於人曹之下故不復書某人矣昭八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則亦變文也葢書執陳公子招於滅陳之下執蔡世子有於滅蔡之下則亦不復書某人矣凡皆蒙上文也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於京師不書人而書侯葢春秋諸侯執人而得其道者惟此一事而已故特書之其亦異於非其道而執人者矣故曰齊人執陳轅濤塗畧辭也人者通上下之

辭然則齊桓之執轅濤塗也執有罪乎曰轅濤塗之為是謀也慮其重為國病耳不忠於齊而忠於陳者也奈何執之申侯鄭之佞人也貪悦大國而不顧其義之可否君子之所甚惡也奈何賞之齊桓不思已師之有擾而反罪陳人之不忠既執其臣又伐其國恃伯主之威以加列國齊桓之心至此亦稍盈矣成湯之征行者不止而耕者不變宣王之師不留不處而三事就緒古之善用兵者固有入人之竟而秋毫無所犯者齊桓之兵

雖有節制然觀濤塗之言以為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則其用兵行師之道固有愧於古人者矣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或問傳載世子縊于新城而經直書晉侯殺之奈何曰罪在晉侯也凡殺世子母弟目君蓋世子母弟之親非君殺之則無能殺之者矣獻公寵驪姬則並后孽奚齊卓子則匹適也亂本成矣世子之殺非他人也晉侯而已矣然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

陷之於不義使其父有殺子之名者是申生之為也若申生者可謂輕其死矣語孝則未也董仲舒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故而不知其權然則若獻公者其諸所謂前有讒而不見者邪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其諸所謂遭變故而不知其權者邪此所以陷父於不義

會盟于首止

或問首止之殊會世子何也曰葵丘之會書宰周公於諸侯之上以周公主會為文尊天子之三公也然其文亦與王人序於諸侯之上無異首止之會則殊世子而不與諸侯齊列葢世子之尊不可與宰周公比也桓公於是不敢夷王世子於諸侯矣不以世子夷於諸侯固所以定世子也春秋會而後盟者間有事則書曰諸侯盟于某如襄十八年冬公會諸侯同圍齊繼書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祝

柯則盟于祝柯祝柯者圍齊之諸侯也二十五年公會諸侯于夷儀繼書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諸侯同盟于重丘則盟于重丘者夷儀之諸侯也圍齊夷儀則諸侯列序而祝柯重丘則但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也此年會首止之下別無他事而書諸侯盟于首止者蓋王世子不與盟也是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月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遂也此年首止之會九年葵丘之盟是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

晉厲之伉也成十七年柯陵之盟是也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于洮則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于葵丘則序宰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于首止則不但不敢同盟也而殊會世子不敢以世子夷於諸侯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所節矣

鄭伯逃歸不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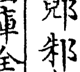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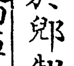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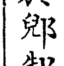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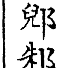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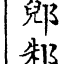
或問鄭伯逃歸非王命乎而以逃為文何也曰先儒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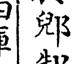
言之矣胡氏曰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全文見傳石氏曰晉悼公會諸侯于鄬陳侯逃歸不與齊桓盟諸侯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鄬之會陳懼楚背晉首止之會盟鄭聽王叛齊二國之君去順從逆棄信忘義皆書逃以賤之王氏曰鄭伯不達大義而從王於昏因惠后之媚啓子帶之心成楚人之勢者鄭伯之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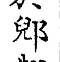








楚圍許

或問許男降楚楚子赦之然乎曰無此事也何以言之諸侯救許許圍已解何苦降於楚哉又是後許男嘗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於楚劉敞言之矣

小邾子來朝

或問有邾子又有小邾子何也石氏曰此郳黎來也周武王封帝項之後挾於邾挾之後有功於周又封其子友於郳邾魯之附庸也郳又邾之別封也莊五年黎來

來朝書其名附庸之君稱字而郳又附庸之邑耳今來朝稱小邾子何休以為齊桓由天子進之遂以爵通義或然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或問用致夫人者誰乎曰案用致夫人不書姓氏說者不同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齊媵穀梁以為立妾之辭而劉向因以為成風又有以為文姜者則程氏之說也有以為聲姜者則王氏之說也蓋緣經不書姓氏是

以致諸儒之紛紛以鄙意度之疑成風之説為近蓋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春秋常事不書非常事則書之禘非禮也然其失已久矣聖人雖欲譏之可得而悉書邪故於其禘而又失禮者始書之凡禘以審昭穆也聖人書此以明魯之失禮也成風妾母也春秋妾母之例有三隱之母書曰君氏卒而不書葬蓋隱不以夫人之禮葬其母也變文曰君氏以明其為君母也哀之母書曰姒氏卒而不書薨蓋哀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

也然而書葬矣書葬則其為君之母亦可知矣但曰葬定姒而不稱小君則雖葬而其禮猶有所降殺也若僖之母則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則是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以小君之禮葬其母也自是而後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皆然由是觀之則妾母為夫人自僖公始也前此也有惠公仲子矣何以言自僖公始曰聖人書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僖公成風之襚蓋罪之也然仲子之宫猶立别廟以祠之猶有所疑也至僖公則薨葬用夫

人之例矣故曰自僖公始也豈其成之為夫人者自此年之禘于太廟始乎至宣襄則有例矣故聖人於其用致夫人之始謹而書之若以為哀姜文姜則薨稱夫人葬稱小君矣未有葬稱小君而不祔廟直至於此時而後祔廟也若謂僖公之娶聲姜在未即位之前未嘗廟見乃因禘而廟見則當僖公即位之時又安得不舉行其禮直至今日而後致邪若齊媵之説劉原父亦甞辨之矣故曰致夫人者成風也范甯言庶子為後為其母

緦妾母不得為夫人之證其言是矣

十二月天王崩

或問經書十二月而左氏謂閏月何也曰劉氏曰左氏前年傳曰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今年盟于洮然則盟洮之時諸侯已知王崩矣不應練而後告諸侯左氏謂前年閏月王崩而經書在今年十二月則謂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皆不可信然則七年傳所謂告難于齊實八年十二月事也八年

謀王室者實今葵丘事也古記不同以故差互

伯姬卒

或問伯姬之卒不係之國何也曰此則未適人者也石氏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書字則許嫁也在禮姑姊妹未嫁則服齊衰其已適人則降而為大功九月則降而從薄也檀弓所謂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以為夫既受而為之朞則我當降而為之薄也禮又有之娶女有吉日女死則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齊衰而弔以明有恩也

既葬而除以明有制也壻既未受而為之除則兄弟不當為之降然則女之未適人者亦當為之服朞矣書伯姬卒譏不服也予謂内女未適人而書卒者惟此年及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而已或恐以情之重而書如鄫季姬之類亦未可知

里克殺奚齊

或問春秋殺未踰年之君四以内則子般子赤以外則奚齊齊舍其三待之如成君其一獨異其文何也曰是

有說也石氏曰諸侯在喪稱子殺未踰年之君同成君子般書子以喪稱也齊舍書君同成君也晉里克之殺奚齊則異乎此也稱子必係於其君以明國人不子之也言君而必曰其君之子以明國人不君之也國人不子而獻公獨以為子國人不君而荀息獨以為君殺其君之子奚齊不曰君又不曰子其意亦可見矣夫道莫大乎明分者也故春秋嚴於適庶之分而曲致其嚴晉侯納驪姬之譖而殺世子申生使荀息傅奚齊而立之

失正甚矣春秋奪而正之以明分之不可亂也

公如齊

或問公如齊何也曰十二公書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如齊如晉如楚屢矣其言可見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

或問里克之於卓以弒君書之何也曰胡氏曰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

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二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

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必陷於簒弒誅死之罪克之謂矣
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
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
君之惡齊無立孽孽之變矣患在於媮合茍容逢君之
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著其簒弑之罪也所謂不知
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為君
之義哉

齊侯許男伐北戎

或問北戎之族曰杜氏謂北戎為山戎茅戎者西戎也瀘戎者南戎也其類實繁舉其一則餘可見矣遇魯莊于濟西而遂伐戎則知其為魯討也楚人伐鄭而後伐楚則知其為鄭討也北戎之伐諸侯不與而許男從之意其為許討歟

季姬使鄫子來朝

或問季姬者非内女乎其使鄫子來朝何也曰内女嫁曰歸于某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

杞之類是也出曰來歸宣十六年郯伯姬成五年杞叔姬之類是也無事而來則曰來莊二十五年杞伯姬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之類是也季姬上無歸鄫之文則是未嫁者也此年六月及鄫子遇于防明年九月歸于鄫則是先與鄫子遇而後嫁于鄫也或謂季姬既嫁而中絶然季姬不係于鄫則未嫁之辭也或疑女子也而出會諸侯使來請巳事豈有至是者然春秋之間閨閫不嚴男女之别亂如姜氏出會比年不絶雖里巷匹婦

尚或不然則季姬出遇恐或有之然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姬則字也婦人書字許嫁之辭也豈其許嫁於鄫而未歸於鄫乎然則出遇諸侯使來請已恐有此事不至如或者所疑何休謂季姬許嫁於邾而及鄫子遇使鄫子請已未知何據

沙鹿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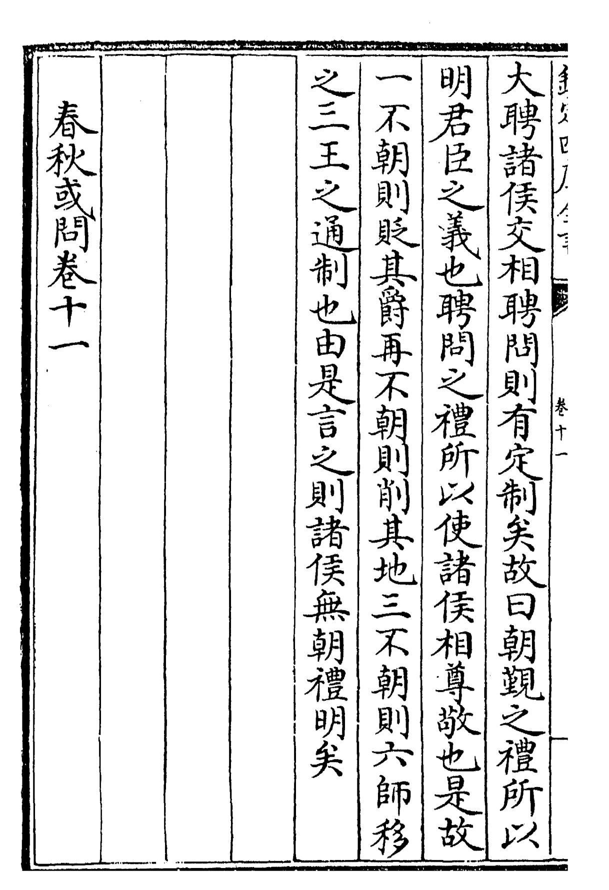
或問沙鹿不係之國何也春秋書地有不係之國者如楚丘不係衛緣陵不係杞蓋不以楚丘緣陵係於衛杞

也沙鹿梁山不係之晉蓋天下之名山大川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其地其名固有常處矣下陽不係之虢虎牢不係之鄭蓋天下之險要地也下陽亡則虞虢亡虎牢者鄭之捍蔽天下險要之地亦自有數故亦不係之國也

公如齊

或問公如齊杜預以為五年一朝然乎曰案左氏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五年又來朝左氏曰五年一朝古之

制也此年公如齊前十年公嘗如齊矣至是適五年故
杜預何休皆以為古之義愚案陸象山之言曰古者諸
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
五年一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狩考制
度於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朝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
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
天子穀梁以為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
相見者不能無是事爾非定制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


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由是言之則諸侯無朝禮明矣

春秋或問卷十一